一个小人物成长为英雄的人生传奇

兵临城下

AT THE ENEMY GATES

袁春雨◎著

同名军旅谍战剧同步热播

实力派演员于和伟

继《青盲》之后又一力作

倾情演绎一个小人物

成长为英雄的人生传奇



中南出版传媒集团·湖南人民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目　录

第一章 1
第二章 40
第三章 82
第四章 120
第五章 160
第六章 205
第七章 251
第八章 296

第一章

1

司令被炸死时，杨少诚正拼命逃往杨府地窖。

当晚，杨少诚被关进军统站的监房里。睡在冰冷的地板上，他才醒过神来，这闹哄哄的一天，所有发生的事，其实跟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。但他仍被关进了军统站，而他的铁杆兄弟陈剑锋就在这军统站当副站长。少诚突然觉得自己最近真邪了门了，碰到的全是倒了八辈子霉的事。司令被炸死的上午，他一直在赌场赌钱，赌得昏天黑地的。少诚整整赌了三天三夜，终于把百年祖业川聚园的房契地契输给了青龙帮的马山。二话没说，杨少诚一头投进怡香院妓女九妹的怀里，昏睡了一整天。再次睁开眼时，他的手掌正揉着九妹的乳房，寻思着赌场上的倒霉事。手掌在九妹的乳房上没轻没重足足揉了半个时辰，惹得九妹发了火，大骂他变态，飞起一脚，差点没把杨少诚踢下床。少诚这才明白，在怡香院想赌桌上的事，那是撒尿找错了夜壶，纯粹是找不痛快，便脱了裤子，正要跟九妹办事，一声尖厉的防空警报声划破屋顶，少诚喊了句不好，日本人要扔炸弹。他提着裤子就跳下了床，扭头就跑了。背后九妹破口大骂，你算什么狗男人，屌胆都吓破了，以后别来老娘床上办事！

少诚跑到大街上，到处是鸡飞狗跳逃命的人。他不敢多想，径直朝自家杨府老宅院跑。杨府老宅院里有个大地窖，日本人扔多少炸弹都要不了他的命，地窖里藏有五十年的女儿红，有酒有肉，只缺女人，也算半个神仙日子。扔吧，爱怎么扔就怎么扔，最好把这一切都炸个稀巴烂。他真无所谓，反正这川聚园几天后就归青龙帮的马山了。一无所有反倒一身轻松，少诚唯一担忧的是自己的老娘往后无处安身，这可是大不孝。不孝是要遭天打雷劈的，这一点杨少诚很清楚。

事后，杨少诚落下一毛病，老喜欢坐在老宅院的屋顶上瞅着天空。他怎么也闹不明白，狗娘养的日本人扔下一枚炸弹，把自己的命运给改变了。那天，杨少诚正鸡飞狗跳逃往杨府，日本人的轰炸机蝗虫一般从头顶上飞过，铺天盖地扔着炸弹，他快到家门口时，便看到驻军

司令叶怀忠的黑色轿车呼啸而来，那车跟条疯狗一样，直撞过来，差点让少诚躲闪不及，他迅速蹲到墙角，突然，眼前响起巨大的爆炸声，那辆黑色的轿车跟屎壳郎一样炸飞了天，顿时火光冲天。这可要命了，少诚吓得魂飞魄散，撒腿就逃。

这时，有人声嘶力竭地呼喊："救我，救我！"

杨少诚扭头一看，一个军官被炸得血肉模糊，正举着手向他求救。

少诚一刻也没犹豫，转身就要逃离现场，"啪"的一声枪响，子弹正打在他的脚跟前，吓了他一跳，这狗娘养的好枪法，自己再逃，小命估计会让他收拾掉。少诚不敢朝前再抬腿。回头再看时，那军官举着手枪正对准了自己的脑袋。

"快救我，不然打死你！"

"去你妈的，打死我也不救你！"杨少诚左右寻思了一下，想一拐弯就跑进自家的老宅院，但枪又响了，这一枪是从他的裤裆下穿过的，这裤裆里的东西要是打没了，这活着还有什么劲。少诚下意识用手往裤裆里掏了一把，那玩意儿还在，心里踏实了。这下少诚不敢再跑了，一扭身他将受伤的军官背起："把枪收起来，够吓人的，你要不把枪收起来，老子把你扔到大街上！"

那军官上了杨少诚的背，嘴里含混不清不知要说什么，手却指向身后的和记当铺。

少诚只希望这半死不活的人早点脱手，没在意他的动作，背着那军官朝前跑了几步，突然军官猛地咬住他的肩膀，少诚一下子火了，随手一下将他甩在地上，揉着痛透了心的肩膀，骂道："你是狗呀！老子好心救你，你一下子要杀人，一下子又咬人！你死去吧！"

那军官指着身后的当铺："和记……和记……"

少诚朝身后瞄了一眼，和记当铺大门紧闭："当你妈的铺！你都快死的人了当不了钱。再不上医院，老子直接送你上棺材铺。"

那军官龇牙咧嘴地忍住疼痛还想喊，少诚看见他头正流着血，担心他会死在自家门口，一瞅，旁边有一辆丢弃的黄包车。他不想再啰

唆，一把抓住那军官，背一弓，扛着他就扔到了黄包车上，痛得那军官差点没晕过去。

“妈的，你可别死在我家门口，你逞什么英雄好汉！”

那军官已无力气说话，他又慢慢举起了枪，杨少诚一把将他的枪夺了，扔在了地上：“别拿这东西吓我，老子当好人还当错了，我扔下你不管，你就死球！要活命，你最好老实点！”

少诚转身拖着黄包车一路朝医院狂奔。

2

日机轰炸成都时，陈剑锋正开着吉普车朝叶府赶去，他想接女朋友叶眉到郊外看遍地的油菜花。轰炸机打乱了他的计划，半道上他看到行动队长许尔根正吆喝着一帮兄弟，一问，才知道驻军司令叶怀忠的车在川聚园门口被炸飞了。

叶怀忠是叶眉的父亲，自己未来的岳父。陈剑锋顿时有些天旋地转。

叶怀忠被炸死可不是件小事。对自己的女朋友叶眉来说，更是要了她的命。十二岁那年，叶眉丧母，除了一个在国军里当师长的舅舅郑汉昌，父亲是唯一的亲人。陈剑锋不敢多想，掉转车头随行动队的特工，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。

赶到现场时，一辆炸废的车，七零八落散落在路中央。陈剑锋皱紧眉头看着天，怎么也想不明白，这日本人的飞机怎么就这么巧，偏偏把他未来的岳父给炸飞了。许尔根和几个军警正在现场搜集证据，进行简单的调查登记，凭直觉陈剑锋意识到这事有些不对劲，具体哪儿不对劲，他一时半刻也想不明白，他望着不见一丝云彩的天空，脑袋里纠结着这扔下的炸弹怎么就这么巧。

“司令炸成重伤，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抢救了。”许尔根跟在陈剑锋身后，向他汇报情况，“据查坐在司令身边的还有一位副官，叫凌辉，不知死活，不知去向。”

“找到他！”陈剑锋低声说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陈剑锋低头时，突然被什么东西晃了一下眼，他径直朝轿车残骸走去，蹲下身，意外发现车底下有样东西，伸手一摸，是一枚定时炸弹残骸。陈剑锋大为震惊。

“这是定时炸弹，这是一场谋杀。立即封锁现场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发现可疑之人，一律逮捕。”陈剑锋命令许尔根。

许尔根指挥行动队的人迅速拉上了警戒线，军警们急忙疏散围观的百姓。

陈剑锋将那块炸弹残骸递给许尔根：“好好查查，这东西哪来的。还有，那个失踪的凌副官有线索没有？”

“有人看到凌副官受了重伤，被人救走，送往了教会医院。”许尔根说。

陈剑锋一惊：“被救走了？派几个兄弟守住现场，其他人随我上医院找人！”

陈剑锋带着许尔根和几个军统站的兄弟上了两辆吉普车，急速朝医院驶去。

3

少诚将凌副官送到手术室门口时，以为万事大吉了，他想扭身逃走，凌辉一手使劲掰着手术室的门框，拼命抓住少诚的衣袖，眼神直勾勾地盯着他，好像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讲。少诚本因怕他开枪打死自己才送他到医院的，现在送到医院了还纠缠自己，他就想张嘴骂娘，但看到凌副官也是个要死的人了，终于让堵在嗓子眼的话咽下喉咙。

“松手，你一手的血别揩在我衣服上。”少诚很恼怒。

凌副官张了半天嘴，也没吐出一个字。医院过道外却传来一阵急骤的脚步声，显然拥进了一大批人。少诚听到身后传来嘈杂声，侧目一看，发现陈剑锋和许尔根带着一队持枪的人急匆匆从走廊尽头走了过来。

门口一个医生催促：“快推进手术室，他有生命危险！”

医生将手术门关了，少诚被挡在了门外。

少诚想走近陈剑锋，这时，一群军人抬着一副担架吵吵嚷嚷跑了进来。几位医生、护士闻声迎上他们。一群军人抬着一个不知死活的人朝手术室里闯，显然这是个重要人物。少诚挤上前一看，吃了一惊，担架上躺着的人正是叶眉的父亲驻军司令叶怀忠。叶司令满脸是血，已分不清面目和死活。

叶司令被推进手术室时，少诚才稍缓过神来。他左右看了看想找到陈剑锋问问情况，这一不留神之间，陈剑锋没看到自己，带着军统站的特务们冲进了凌副官的手术室。

手术台上的医生看到进来一群持枪的人，停下了手术，还没等陈剑锋靠近手术台，主刀的医生伸出一双满是鲜血的手掌，很恼怒地一挥："我不管他犯了哪一条王法，上了手术台就是我的病人，都给我出去！"

许尔根一把抓住主刀医生想动粗，陈剑锋挡住了他："对不起，我们到门外等。"

陈剑锋走出手术室时，这才发现少诚也在，他很意外。

"刚才我正要跟你打招呼，你急匆匆就进了手术室。"少诚迎上陈剑锋说，"凌副官现在怎么样？他不会死吧？"

"你怎么知道凌辉在手术台上？"

"我哪能不知道，他是我送到医院来的。"少诚说罢，发现陈剑锋盯着自己看，感觉后脑发凉，忙解释，"这个凌副官他死活不肯上医院，我怕他死在我家门口，好说歹说才把他弄到医院，他可千万别到医院就死了，那我这劲算白费了。"

陈剑锋问："你在爆炸现场？"

"什么我在现场？叶司令的车就在我家门口炸毁的。当时我并没看到叶司令，不然我会先救他老人家了，他是叶眉的父亲，你未来的岳父。"

陈剑锋拉着少诚到一旁轻轻问："半道上，凌副官没跟你说什么？"

"嘟嘟囔囔的，我一句也没听清楚。"提起这事，少诚就不痛快。

陈剑锋警告少诚，让他千万别跟任何人说自己在现场，更不能说是自己送凌辉到的医院。少诚认为陈剑锋神经过敏了，送个要死的人到医院是件好事，犯不着大惊小怪。

“司令被炸死是件天大的事，我可不想你卷进来。记住我的话，千万别再瞎嚷嚷了。”陈剑锋一再对少诚嘱咐。

少诚冷笑了一下，他真没觉得这是个事，而且在西川没有他怕的事，何况他是在救人，自己又没杀人放火，怕个屌。手术室的门突然开了，叶司令盖着白布用手术车推出来。医生冲着陈剑锋和少诚摇摇头，两人顿时明白叶司令没救活。

这时，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声传来，人群中让出一条道，穿着国军军服的叶眉疯了似的扑倒在手术车前。陈剑锋赶紧过去扶住她，他不想让叶眉看到父亲的尸体。叶眉拼命挣脱他的手，轻轻揭开了白布，看到了父亲苍白的脸，顿时一阵眩晕。

陈剑锋不忍女朋友这么伤心，对许尔根说：“我先送叶眉回家，凌副官醒了后，你们将他押到站里去审问。”

叶眉只顾在陈剑锋怀里哭泣，听他这么一说，扭过脸盯着陈剑锋，那眼神让他有些发毛：“谁杀了我父亲？你说！是不是凌辉？！”

少诚怕叶眉误会，插了一嘴：“你误会了，凌副官被炸成了重伤，是我送他到医院的。他怎么可能杀你父亲。”

这话让叶眉和一旁的许尔根吃了一惊。这表明杨少诚就在案发现场。许尔根和叶眉走近了少诚，让他有些紧张，少诚忙解释说：“爆炸时我刚巧路过，可惜我没看到叶司令在车上，不然我会先救叶司令。”

“谁杀了我父亲？”叶眉情绪有些失控，她一把抓住少诚，推得他有些站立不稳。陈剑锋忙扯住她，轻声对她说：“叶眉，凶手正在查，很快会水落石出的。”

少诚也连连说：“剑锋，你送叶眉回家吧，她需要安静一下。”

陈剑锋点点头，脱下外套给叶眉披上，扶着表情木木的叶眉离去。少诚看着这对恋人的背影，深深叹了口气。自己正要离去，另一个手术室的门开了，凌副官被手术车推了出来，少诚忙走近他。

少诚问："医生，凌副官不会死吧？"

"刚动了手术，他捡回了一条命。"

少诚舒了口气，总算救了一条人命，替祖上积了德。许尔根和军统行动队的人看到了凌副官，跑了过来。凌辉盯着少诚，似乎有什么要紧话要跟他讲，少诚赶紧凑到凌辉的耳边去听。许尔根也将耳朵贴近凌副官，但他只是嘴唇动了动，一句话也没说出口。然后，凌辉用了最大的力气，神不知鬼不觉将一个极精致的德国产烟盒塞到了少诚的衣兜里。所有人都盯着他的嘴，没有人注意到凌副官这一动作。

许尔根恼了，喊道："凌辉，你想说什么？快告诉我！"

凌辉头一歪，晕了过去。

许尔根转身命令军统站的特务把杨少诚和凌辉扣住，统统带往军统站审问。

"哎哎哎！许队长，你搞错了吧，我没杀人也没放火，你凭什么带我走啊！"少诚一听连自己也要审问，急了，"刚才我那哥们，陈剑锋还让我早点回去咧！"

许尔根笑了一下，说："杨老板，真对不住，今天的事你在现场，这程序是要走的。少安毋躁，到站里坐坐，喝喝茶，费不了你多大工夫。"

少诚还要争辩，许尔根显然不耐烦了，手一挥，行动队的人一拥而上，连哄带推地把少诚往外拖。少诚真急了，忙说："许尔根，我家里有一摊子事等着我呢。呃，我救人还救出问题了？"

"对了，你要没救凌副官，这事就真跟你没一点关系。现在你把凌辉救了，这爆炸案就跟你黏上了，委屈你一下吧。"

4

军统站的地牢就像阎王殿，黑漆漆的。走廊里不时传出瘆人的惨叫。凌辉浑身上下血淋淋的，已经半死不活地绑在刑具上。许尔根指挥手下拿过一台老式发报机搁在凌辉面前。

“凌副官，你藏得深呀！我们天天查共党，想不到共党就躲在叶司令身边。”许尔根抓住凌副官的脸捏了捏，“要不是这爆炸案，我们还真不敢到你家搜查。东西就在眼前摆着，说吧，日本人要从你们手中拿到什么情报？说！”

话刚落音，凌辉猛地一口血喷在许尔根的脸上。许尔根没有恼怒，他抹了一把脸，走到了刑具旁，一伸手，拧开了电刑，电流打得凌辉筛糠似的，他浑身上下淌着冷汗，眼球突出，两眼通红。

“许尔根王八蛋，你不去追查炸死叶司令的日本特务，你对自己的同胞下毒手，你还是不是中国人？”凌辉破口大骂许尔根。

“骂得好！骂得好！”许尔根提起一桶水，猛地朝凌辉头上泼去。

“叶司令被炸死了，你他妈的却活着，你说你不是潜伏的特务，那他妈的谁是特务？”许尔根抓住凌辉的衣领朝他就是两耳光，“你说！你向谁提供情报？叶司令是被谁炸死的？你到底说不说？”

许尔根抄起皮鞭对凌辉一阵猛烈的抽打。

此时，军统站站长顾华泽正坐在办公室静候审讯室的结果。

顾华泽是一个肥头大耳的家伙，从一个行动队的打手混成了站长，可谓来之不易。在军统站混了十多年，西川这地方远离前线，大事没有，小事却不断，他这个站长混得还算舒坦。不曾料想，叶司令被炸死了，这可是天塌下来的事。当陈剑锋把炸弹残骸搁到他眼前时，他顿时明白自己的好日子算是过到头了。

“这种快速引爆炸弹一看就不是国军用的，这是德国特工用的东西，据说日本人从德国引进过一批。由此可以推断，爆炸案极有可能是潜伏的日伪特务干的。”陈剑锋非常相信自己的判断。

顾华泽接过炸弹残骸，端详了半天：“可日本人为什么要炸死叶怀忠？蒋委员长一直对叶怀忠不满，他仗着自己手中有几万人马，向

来不听国防部的指挥，偏于一隅当土皇帝，按说，最想要他命的应该是上面呀，这日本人图叶怀忠什么呢？”

“有情报显示，日军正图谋进攻西川，叶司令这一死，关系到西川的布防。”

顾华泽说：“剑锋呀，你跟叶眉正在恋爱，叶怀忠就是你未来的岳父，替未来岳父的死查明真相，你有职责呀！”

“请站长放心，剑锋忠于党国，全力协助站长查清此案。”

顾华泽明白，有凌辉这条线索在手，把他的嘴巴撬开了，大功告成一半。但此时，陈剑锋着急的是把自己的好兄弟杨少诚放回去。顾华泽知道陈剑锋想说什么，没等他开口，就朝他摆了摆手：“杨少诚是你的好兄弟，可这是天塌下来的事，对任何人你不要下结论太早。”

“对别人我不敢说，对少诚我敢……”

顾华泽没让他把话说完：“军统站的饭也是钱，多关押一个人多吃一碗饭。如果他没事，我立马把他放了，出一点差错，你我都兜不起呀！行了，审审凌辉，有点结果后，就放了少诚，这样行了吧？”

陈剑锋心里清楚得很，这明摆着是顾华泽要捏一张牌在手里，到需要打时再打出去。但有什么办法，自己是个副站长，官大一级压死人。这道理陈剑锋比谁都清楚。陈剑锋偷眼看了一下顾华泽，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
5

军统站杨少诚没少来过，但每次来都是找陈剑锋玩耍，这关在地牢里算是头一回。躺在地板上，少诚弄不明白这一天是怎么混的，好不容易不当浑蛋了，被枪逼着当了一回好人，救了一条人命，却被关进了大牢。少诚想，这混账年头，当好人不是人干的事。这凌副官脑门上又没刻字，哪清楚他是好人还是坏人。还是应了那句老话，人要倒霉，喝凉水都塞牙。

走廊里惨叫声不绝于耳，弄得他有些坐立不安。他冲到监房厚厚的铁门边，使劲用脚踹着门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“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！许尔根，我操你祖宗，你这龟儿子，留老子在这过年啊！陈剑锋，你死哪里去了！快把老子放了！”

监房外没任何反应，少诚愤愤地又坐回到石板床上。

突然，监房的门开了，一道强光照射进来，少诚有点睁不开眼。陈剑锋手一挥，一个小兵提着菜篮走进来，将几碟菜和一壶酒放到了桌上。少诚一看是陈剑锋，气不打一处来。

“吃饭。”陈剑锋没敢看少诚。

少诚横了他一眼：“吃什么饭啊，我要出去！”

“出去也要吃饭呀，先把饭吃了再说。”

少诚显然饿坏了，端起碗就吃，刚吃上两口便停下了，他抬头望着陈剑锋问：“你这个副站长怎么混的，许尔根这王八蛋就没把你当回事，你说让我走，他偏要把我扣下。一个行动队长都不把你当回事，你还干个屌劲，回家替你家老爷子经营荣昌祥去吧。”

陈剑锋：“许尔根抓你来问话也没错。”

少诚一惊：“不对呀？你这话里有话呀，感情我吃了这饭还不能走是吧？”

“简单走走程序，把程序走完就可以走了。”

“吃什么吃！我当是许尔根要抓我，原来是你要抓我！”少诚将饭碗一扔，嚷道，“我可没时间跟你耗，我家的房契地契都被马山给偷了，我再不回去，只怕他们要把我老娘赶出家门。”

陈剑锋很不屑地说：“偷了？我看你是赌钱给输了。”

少诚端起碗，夹起一块肉搁在嘴里：“我家的事你就别管了，吃完饭赶紧让我出去。”

“当时在爆炸现场你就没发现可疑人？”陈剑锋试探性地问少诚，“在去医院的路上凌副官没跟你说点什么？”

少诚吃着菜摇了摇头，突然想起什么：“他好像有什么要说的，没来得及说就晕过去了。”

“你一句也没听清楚？少诚，你好好想想，不要漏掉任何细节。”

少诚感觉陈剑锋口气变了，有些不高兴。陈剑锋焦急地来回走了两步，他要少诚再想想，把知道的任何细节都要告诉他。少诚一听火了，将碗筷一扔，一把将饭桌掀翻在地。

“搞了半天，你跟许尔根那个王八蛋没区别啊，你也在怀疑我！”

陈剑锋没想到少诚发这么大的火，愣住了：“这事你怨谁呀！要怨就怨你自己。日本人满世界扔炸弹你不躲命，你跑出来干吗？！这年头，好人能当吗？出了爆炸案人家躲还躲不及，你倒好，跑出去救人，这人能救吗？不光是对你，所有在现场的人都被抓来了。不就是问几句话嘛，又没打你又没骂你，你还有委屈，我委屈还大呢！”

这时，又传来凌副官的一声惨叫。

“你听听，骨头都打断了，还不肯张嘴。凌辉是什么人你知道吗？”

少诚摇了摇头。

“不知道，你凑什么热闹。谁让你救凌辉了！你不是吃饱了撑的，没事找事吗？他很可能就是共党派到叶司令身边的奸细！”

少诚一听，吓了一跳。这一吓，他就想撒尿了。陈剑锋领着少诚朝厕所里跑，刚走到过道，审讯室又传出惨烈的叫喊，少诚既惧怕又好奇，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真有不怕死的人。陈剑锋带着少诚来到审讯室，少诚看到凌副官被许尔根打得皮肉开花，已折磨得不成人形。

“妈的，没见过这么嘴硬的，老子恨不得一枪毙了他！”许尔根恶狠狠地看着少诚说，“呃，这凌辉不是杨大少爷救的吗？凌副官，你的救命恩人来了，看在杨大少救你一命的分上，卖他一个面子，你就招了吧。”

凌副官躺在地上，奄奄一息。许尔根狠狠踢了一脚凌辉，拔出了手枪，对准了他的头：“老子没时间跟你啰唆，你说不说？！再不说，老子毙了你！”

少诚想上前劝阻，被陈剑锋伸手一把拉住。凌辉努力抬起头意味深长地看着杨少诚，弄得他很紧张，不敢与他对视。

“你的上线是谁？说！”许尔根一手抓住凌辉的头发，用枪狠狠地顶着他的脑门。

“许尔根，你就是顾华泽的一条狗！日本人正寻找一切可能进攻西川，你们却把手段使在自己的同胞身上，你们是真抗日还是假抗日？”凌辉突然喊道，“你们都给我记住，我的死是有价值的，我一个人的死就能换千万人的生命！”

话音刚落，凌辉猛地撞向许尔根，许尔根吓得往后一退，许尔根慌乱中枪走火，朝屋顶开了一枪，他正在用枪对准凌辉，就看到凌辉猛扑向前，一头撞在刑柱上，顿时鲜血迸出。

这壮烈的一幕让少诚和陈剑锋、许尔根三人都惊呆了。

陈剑锋用手探了探凌辉的鼻息，显然，凌辉已经牺牲了，他对着许尔根摇摇头。

少诚闭上了眼睛，吓得浑身抽搐。

顾华泽一个耳光抽在许尔根的脸上，暴跳如雷没鼻子没眼睛地开骂。

陈剑锋站立一旁纹丝不动，看到顾华泽情绪平和了点，才向他提起放少诚的事。

“在没查清案子前，老子六亲不认！”

陈剑锋一听这话，就知道顾华泽想拿少诚这事收拾自己，他便急了：“少诚是个本分的生意人，他要有问题，我拿脑袋担保！”

顾华泽白了陈剑锋一眼：“你有多大的脑袋，这事你能担保得了吗？他是唯一的知情者，我把他放了，你让我们到哪里查真相。别说现在放不了杨少诚！这事最后不能结案，他就脱不了干系！”

陈剑锋瞪圆了双眼看着顾华泽，梗了梗脖子。

许尔根拉了陈剑锋一把：“行了，都是我的错，别伤了兄弟和气，杨少诚他待在这里，我们既没上刑，又管吃管喝的，再观察一两天，等查到其他线索，站长自然会放人的！”

陈剑锋甩开许尔根走出了办公室，他像困兽一样在走廊里折腾了老半天，也不敢再去看少诚，这事让他太没脸面了。此时，杨少诚一个人枯坐在牢房里，盼陈剑锋盼到月亮挂上了枝头，仍没把人盼来。

牢门终于打开时，少诚心急火燎地迎了上去，进来的却是那个中午送饭的小兵。饭菜显然比中午还丰盛。

“陈剑锋呢？”少诚很纳闷。

“陈副站长给你准备了一些好酒好菜，让我好好侍候您。”小兵将菜一一摆在桌上，“陈副站长让我告诉您，您吃好喝好，好好睡一晚，明天就能回家了。”

少诚一听，大怒，一脚将摆好的饭菜踢飞了。

6

小白玉知道少诚被抓进军统站时，她正在戏台上唱《白蛇传》，演白素贞拼命救许仙。下了戏台，便听说自己的好友杨少诚被抓进军统了。小白玉是个黑白两道左右逢源的人物，早年家道破败时靠少诚出手相救，她才没被卖进妓院，进了戏班子，成了川剧名伶。也由此，小白玉这一辈子最想嫁的人就是杨少诚，自然少诚关进军统站，她不可能袖手旁观。翌日一早，小白玉便一袭宝蓝色旗袍，很优雅地坐到了顾华泽的对面。

小白玉天生尤物，要胸有胸，要屁股有屁股，看得顾华泽心痒痒的。

小白玉从包里掏出一根烟叼在嘴上，顾华泽走近她身边，从桌上拿过火柴，划了一下，给小白玉点上了。嘴只差点没触到她的脸上。

小白玉轻轻吸了一口，冲顾华泽吐出一丝丝轻烟，显然有些挑逗性。

“小白玉呀小白玉，你这种女人天生就是尤物。这男人打破头在争名争利，都他妈是假，争来争去，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争女人，所谓做鬼也风流呀！”

小白玉说：“哟，这么说顾站长您不打算做人了？”

顾华泽趁机一把抓住小白玉的手，轻轻拍了拍：“也就是见到小白玉你这样的绝世美人，我才甘愿做鬼的，这做鬼都值呀！”

小白玉嗔怪地说：“让您这么一说，我倒变成妖怪了。”

顾华泽笑道：“你这妖充满妩媚，你这怪可是一份痴情呀。”

“想不到顾站长真善解人意。”

顾华泽盯着小白玉说：“我不光善解人意，我还善解人衣。”

“顾站长真会说笑话，您可是堂堂正人君子。”

“正人君子也是男人呀!你男人还得干男人那点事,你说是不是？”

小白玉这下明白顾华泽的意思了，轻轻拿开他搁在自己肩膀上的手，站起身冷冷笑了笑：“看来，今儿我算白来了。”

“你要白来了，我这不落个空欢喜？小白玉，咱们何不做个红颜知己啊！”

顾华泽伸手想将小白玉按下，小白玉一扔手里的烟头：“哼！您真把我当婊子了！您到底放不放人？！”

顾华泽脸色一变：“我给你脸面你不要，我量你一个戏子没胆在我军统站撒野！”

小白玉轻轻推了顾华泽一把：“哈哈！顾站长，您还真抬举我了。就算给我吃十个豹子胆,我也不敢跟您撒野呀!我一个女人,心眼小,情窦初开时就装下了杨少诚。这万事有个先来后到不？”

顾华泽正有些尴尬，许尔根推门走了进来，他朝许尔根招了招手说：“小白玉问我要人，这杨少诚是你抓来的，放得放不得，你来处理吧。”

许尔根笑了：“于情，小白玉来了，跟站长又有交情，这人应该放；可是于理，放了杨少诚，叶司令的死我们就一点线索也没有了，站长这案子往后怎么查呀？”

“你听听，你听听，不是我不放人呀，许队长这话于情于理说得多实在。”

小白玉很生气：“我只当自己是戏子，顾华泽你比我更会演戏，告辞了！”

顾华泽望着小白玉离去的背影，吐了一口唾沫，骂道：“装什么装，不过一婊子！”

小白玉怒气冲冲离去时，在走廊上正好碰到陈剑锋和行动队的几位兄弟押着一个嫌疑犯。

“看你的脸色顾站长不肯给你小白玉的面子？”

小白玉横了陈剑锋一眼，冷笑道：“不是不给我面子，就因为你是少诚的好兄弟，他偏要你在军统站丢脸。”

陈剑锋一听，来了火，扭头就往回走。

小白玉追上他问：“哎，你别走呀，少诚的事你到底管不管？”

“我这就把少诚放了。”

陈剑锋和小白玉走到监房门口，两个守门的卫兵迎了上去。陈剑锋挥了挥手，卫兵打开了门锁。少诚听到开门声，躺着的身子爬了起来。

陈剑锋有些愧疚：“少诚，这事真对不住。”

少诚边穿外套边朝外走：“昨天在这硬板地上睡一晚，挺好的。这军统站也不是你家开的，真没怨气。”

小白玉站在一旁含情脉脉地看着少诚，就没发现他正眼看自己，便很委屈：“功劳全是你好兄弟的，我那劲也白费了，人家特意来接你，你一个谢字也没有，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来了。”

陈剑锋忙说：“幸亏我刚抓到了爆炸案的一个嫌疑犯，要不然，今天我真没胆放你走。”

少诚一惊：“抓到凶手了？”

“有人看到他在案发现场，抓到的那个人是不是炸死叶司令的凶手，现在还不能确定。”

小白玉看到少诚仍没答理自己，真生气了：“今儿我来是一点作用也没有，你陈剑锋嘴皮子瞎扯几句，就把人家的功劳全抹杀了！”

陈剑锋笑了：“小白玉这话不假，要不是她在顾站长那里使美人计，这牢底你是要坐穿了。哈哈！”

“陈剑锋，你这话可要说明白，谁使美人计了？！顾华泽这个王八蛋。”

少诚知道小白玉委屈了，忙哄了哄她，表示一定好好谢她。陈剑锋告诉少诚，怎么谢也没用的，除非以身相许。小白玉这才打了陈剑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